

重見光明

(独幕話劇)

詹望一 丁編著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目 錄

✓✓ 補工資.....	(1)
✓ 重見光明.....	(28)

补 工 資

一 丁

地点：自貢市某鹽工宿舍。

時間：一九五六年秋。午前十一点前后。

人物：余德三：25歲，鹽局某車間生火徒工。

黃德芬：23歲，德三妻。

小 方：5、6歲，他們的孩子。

余大娘：50多歲，德三的母親。

余德明：22歲，建華某車間生火徒工，德三弟。

老 林：与德三同車間的開車工人，30多歲。

林三嫂：老林的妻子，德芬鄰居，30上下。

布景：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。舞台左边有門通屋外院壩，右面一門是通里屋和廚房。左边有一張三抽桌，正門是一張設備平常的床。靠右是一堵兩开的窗子。离窗不远是一張四方桌。牆上有一些陈旧的挂画及电影广告画等东西。一切都顯得很平常。

幕啓，台上靜靜地，只有余大娘一个人坐在桌旁做針黹。似乎她已經縫补好久了，时时伸伸腰，也望望窗外。旁边三抽桌上的时鐘当当地打了十一点。

余大娘：十一点了，她怎么还不回來。（起身把針綫盖放在桌上，走到窗口向外喊）小方，小方。这孩子也跑不見了。（拉長了嗓子）小方，小方，（远处有了应声）你媽回來了

沒有？（小方的聲音：“沒有——”）你不去找找她，叫她快點回來，該作飯了。（轉回身來）買點小菜就去買了大半天，還買不回來，別人買雞買鴨怕也買回來了呢！多半又是看見什麼好看的就舍不得走了！（找火柴）我先去下米吧，要等她回來今天怕三點鐘也吃不成飯。她總是那樣，來一個丁丁去一個鈎鈎，到那兒一站就是半天……（嘴里嘮叨着，拿着一個紙撿火進里屋。里屋響起洗刷聲。一會。黃德芬上，左手抱着大包毛絨、衣料、皮鞋……等，右手手腕上挂着一只盛滿蔬菜的籃子，手里還提着一只雞。臉上露着笑容，顯得非常愉快和興奮。但也似乎被這一大堆東西弄累了，一進屋就把它們放在桌上，松了松衣服。）

〔里屋有拉風箱的哄哄哄哄地聲音。〕

黃德芬：小方，小方。媽，媽，怎麼都不在家！（坐下歇了歇氣，就把帶回來的東西在桌上一件件地擺開來，先算了一陣子賬，然后就愉快地欣賞這些東西，而且在神情里還似乎在自我表揚：“我買的多好！”）（點着一件件地算。自語）二十元另五，十二元三……（心里在計算）八元五，……三十二元八加八元五……花衣服四元三……圍巾四元二……。……雞二元四角三，再加斤半魚九角……兔……哦！還有小方的海軍服一共去了六十五元三角三，（把懷里的錢掏出來數）……九元五角八……（聲稍大）怎麼才九塊多呢！該剩十多塊才對呀！（又搜口袋）……我給華四娘借的是八十塊，怎麼……（心里又默算了一遍）八十塊減六十五元三角三，該剩十

四元六角七……怎么……还有几塊錢呢！（把口袋的东西全翻出来擺在桌上——有一包香烟和一个紙包，另外还有鑰匙和花生等）呵，对了，这还有袜子、手絹。買烟又去三角多……差不多差不多（又忙着把花生、香烟等放回口袋去。然后把一件花衣服散开来，先比了比，然后索性穿在身上。）这件比我原來的兩件都好看些！（扣好了扣子又把一条方圍巾罩在头上）是不是这样圍法！（对着旁边桌上的鏡子反复地看来看去。）

〔余大娘提着小桶出。見这个圍着头巾的女人的背影發楞。〕

余大娘：你找誰呀，同志！

黃德芬：（轉过身来大笑）我找余大娘！

余大娘：（認出来）呵，是你呀！你哪來的圍巾，圍起來人都变了，我倒以为是你二兄弟那个对象來了呢！

黃德芬：媽，你說好不好看？

余大娘：好看，你怎么才回來！

黃德芬：（指桌上的东西）就是買这些东西耽誤了時間，你没看百貨公司多挤呀！我不是手脚快再有兩点鐘也回不来。

余大娘：（放下桶，走到桌边。驚疑地）这都是你買的！

黃德芬：（顯示）都是。你看，这黑呢子是德三作褲子的！

余大娘：（摸摸）他成天都守着那鍋爐，还穿什么呢子！

黃德芬：他閑班的时候怎么不可以穿，穿的人多呢。这是他的皮鞋，……

余大娘：（打断她的話）怎么又買皮鞋，他不是还穿着一双皮鞋嗎？

黃德芬：（只顧說自己的）那双快破了。……

余大娘：（翻弄着东西，也没大听她的）……还買了毛綫！这用了多少錢……

黃德芬：今年的毛綫比去年还便宜。这回他們补工資正在節骨眼上，东西減了价，工錢又要补。

余大娘：你在街上碰見德三了？

黃德芬：沒有，誰知道这几天他到哪去了。

余大娘：那你哪來的錢买东西？

黃德芬：我借的，給華四娘借的，她家華四爺兩父子的工錢都补发下來了。她拿去存銀行，我就給她借來了！

余大娘：（埋怨地）你怎麼又去借錢，德三沒有回來，誰知道他的工錢加不加……

黃德芬：怎麼會不加，華四娘說華四爺給她說的，二兄弟評上技工了，弟弟都評上了，哥哥当然也該評上！

余大娘：那也不保險。你沒听上回老林說德三生產不努力，当起班都在背牌經，要不就是扯象棋，就和他去年挑白水那时候一个样，干事总不專心，他就不象他弟弟那样努力，老师們都說你二兄弟生產肯用心，長進大，肯学，肯鑽……

黃德芬：（嫉妒地，学舌地与余大娘同时說）肯学，肯鑽。我都听你念了多少次了。总夸二兄弟好。真是人家說的“皇帝愛長子，百姓愛么儿”。德三的缺点你就听說了，别人這兩三个月努力了你就沒听說。

余大娘：（見她那嬌嗔的样子反到笑了）好好好，德三好，德三好，（收斂了笑容）我就有他弟兄倆，我还有什么愛么儿，

爱大儿的，你这张嘴就是会翻。

黄德芬：（陪笑地）好了，好了，你老人家别生气，你看我还给你买了蓝洋布呢（找布给娘）。

余大娘：（逗笑地）谁稀罕你那蓝洋布，看你没有也给我买一点毛线呀，呢子呀……

〔屋外：林三嫂声：“余大娘！余大哥回来了没有！”〕

余大娘：谁呀？
黄德芬：

林三嫂：是我呀！（上）你们婆媳俩在说什么，这样高兴。

黄德芬：（热情地）啊，是林三嫂！快请坐，你找他做什么？

林三嫂：他是不是回来了？我来问问他，见着我们老林没有……

黄德芬：就是还没有回来，我和妈正在谈他们两兄弟呢！

林三嫂：难怪，隔着院墙就听见你们两婆媳说呀笑的。你们真和气，媳妇好，婆婆也好。

余大娘：你说得好呀，三嫂，快请坐，你好久都没来玩了。你看，我们德芬买了这大堆子东西回来，我们两娘母正在这里闲聊呢！

黄德芬：（挑衅地）我妈嫌我给妈买少了，正在这里骂我呢！

余大娘：看你这没良心的，我几时骂过你。

林三嫂：余大娘就象善菩萨样，你说她骂人那个也不会相信她爱你还爱不完呐，倒说她骂你。

黄德芬：嗨，你还帮着妈说呢！

林三嫂：……

余大娘：林三嫂，你别理她，我家余大嫂呀，就会气我。

黃德芬：（嘴快地）她老人家嫌我沒給她買呢子……。

余大娘：（要去攆她）我不給你点厉害看看，你总以为我是善人！

〔芬躲开。〕

林三嫂：（阻止娘）好，算了吧，你們真是越活越年青了，还是談正事吧。（翻弄着桌上的东西）哟，你買了这么多。真的还買了呢子。（羡慕地反复看）

黃德芬：（愆怛地）林三哥不是也要添工資，叫他給你也買几尺做件短大衣吧！

林三嫂：我才不喃。从來沒穿过，还玩不來这派，穿上还会手脚都沒处放。

黃德芬：玩不來就学嘛，“和尚都是人作的”，还怕学不会嗎？生活提高了，我們工人家屬是該穿好点才象个样子。（出主意）你要沒有錢，華四娘那儿还有五十塊，你先給她借借。

林三嫂：我才不哩。誰知道我們老林的工資加沒加？就是加也还不知道加多少。要借錢買了东西沒錢还，拿來咋个办？

余大娘：（教訓地）你看，人家林三嫂多仔細。（对嫂）这些东西都是她借錢買來的。

林三嫂：（驚異地）真的！噢，上回学习不是叫大家千万不要沒等工資評好就借錢買东西嗎？那天你大概又沒去吧！

黃德芬：（歧唔地）哪天？那天多半我上街買东西去了。

林三嫂：还說就是补发下來的工資也要合理地使用，你这样

做……

黃德芬：(有些不快)這有什麼不合理。那回聽報告不是說了嗎？這回工資改革就是為了提高職工生活，我買這一點算什麼！

余大娘：(也不以為然地)要是果真沒加吶，看你怎辦？

黃德芬：(自信地)工資改革嘛，怎會不加呢？不加工資我們的生活又怎能提高呢？

林三嫂：那回陳同志也沒說都加。該加的加，不該加的就還是不加。你就光聽見“提高生活”了。

黃德芬：說是那樣說，可是誰又該加，誰又不該加呢？難道我們余德三搞了一兩年了，還不該加！

林三嫂：(不好再往下說了)倒不是說余大哥不該加，我是說不一定個個都加。(岔開話頭)老林這幾天也沒回來，不知道他的工資怎麼樣。

黃德芬：(有把握地)林三哥是黨員事情多，你別着急，人家政策上說了，都要加。

余大娘：還是有沒加的，你沒聽你大舅說，他們井上就有幾個沒加的。

黃德芬：(尖房地)那只怪他自己太笨。(忽然想起)三嫂，你看我我還給小方買了一件衣服。(又對娘)媽，小方呢？叫他試試看。

余大娘：還不就在院子里玩去了！（走到門邊）小方，小方，快回來，看你媽給你買什麼了！

〔外面孩子的應聲。一會小方上。〕

〔六七歲的孩子，臉上，嘴上，都很髒，一對小眼睛靈活

地轉動着，笑嘻嘻地，給人一個活潑、淘氣的感覺。

小 方：（一進門就嚷）給我買什麼了？

黃德芬：（拉着小方）你看你這樣子，就象是灰堆里找出來的
一樣，天天給你洗，還是髒得象個鬼樣，你都配穿這
樣好的衣服，買回來我也不給你穿！（一面說話又一面
用勁地給孩子揩臉，整理衣服，最後却在孩子臉上狠狠地
擰了一下。小方要哭，但看見新衣，臉上却笑了）

余大娘：你總是這樣擰他。小方，來，我給你穿！（穿衣）

林三嫂：真好看。

〔芬得意地也給小方拉拉衣服。〕

小 方：（對嫂）三娘，你給三娃也買了嗎？

林三嫂：三娃那配穿這樣好的衣服。

〔小方穿好衣服就要往外跑。〕

黃德芬：（嚴厲地）小方！你往哪跑！回來！（方調皮地望着芬，
芬拉他回來）你這孩子一有點什麼就怕別人看不見
似的。這還是借錢買的呢！讓人看見了我又該作檢
討了。給我脫下來！

小 方：不，我不脫。

黃德芬：不脫就不許出門！

小 方：嗯，（堵着嘴望着芬）

黃德芬：你！（揚手要打他）

余大娘：你就讓他玩去吧，管他做啥，三嫂來了半天還沒抽煙
呢。

黃德芬：（懷里掏出紙煙給嫂）我今天就不讓他出去！這孩子都
被他阿婆慣壞了，連我的話他也不听了！

林三嫂：阿婆沒有不愛孫子的。

余大娘：（笑着說）看你們，我說德明干活努力，她就說我“么儿么女痛娘心”，我說讓孩子去玩，又說我把他慣壞了。好，我不管。小方，你媽不讓你出去你就別出去吧……
〔外面德明聲：“小方！”小方應聲：“噯！”

余大娘：呵！小方！（小方已在芬給嫂烟時溜出去了）

黃德芬：看！一轉眼他就跑了。（向外）等會我才同你算賬。
〔外面：德明聲：“你爹回來了沒有？”方：“沒有。二叔，你看媽給我買的新衣服！”一羣孩子的聲音，七嘴八舌地：“小方是小海軍了”“小方穿新衣裳了”“小方我看看”“……”。小方的聲音“別嚷，小聲點，叫我媽聽見了，她不讓我出來玩了！”

余大娘：（喜歡地）你聽這孩子，真學調皮了。

林三嫂：真乖，孩子家要調皮才好。

〔余德明上，朝氣勃勃地。

余德明：媽，大嫂。

余大娘：你回來了！

黃德芬：二兄弟。

余德明：林三嫂也在这儿！

林三嫂：在这儿和你媽閑扯哩！二哥這樣高興是不是加工資了？

余德明：嗯，（覺得不對）不是加工資，是評上技工了。

林三嫂：（感興趣地）你知道老林評上了沒有？
黃德芬：你大哥評上了沒有？

余大娘：（興奮地）評上了！

黃德芬：(誤會)評上了！(覺得不對)媽怎麼知道？

余大娘：你二兄弟不是在說嗎？

黃德芬：我是問德三評上沒有。

余大娘：(明白了)我是在說你二兄弟呢！

黃德芬：(丟開娘對明)你大哥……

余德明：(避開芬)聽說老林評上了二級工，他還沒回家？

林三嫂：(興奮地)真的嗎？那我得回去看看(起身就跑，到門口才回過身來)，大娘，我不陪你了。(回身又跑，差點碰在門上)

〔跑下。〕

余大娘：(笑嫂)你看她高興得辮子都要跑掉了！

黃德芬：(忙接過來)進錢的事誰不高興！(對明)二兄弟，你大哥評上了沒有？

余德明：(見她們這樣子倒不好直說了)鹽局的情況我還不大了解呢。

余大娘：(愛憐地)跑熱沒有，把衣裳松松嘛，口渴不？ 这里有開水。(給明拿過一杯水來)

余德明：(摸出幾個糖)你們吃糖吧。我不渴，肚子倒有些餓了！

余大娘：(被提醒了)呵呀！搞忘了。(說着轉身往里屋跑去)

余德明：(不知發生了什么事)怎麼哪！媽！

黃德芬：(也莫明其妙地)媽，你怎麼哪！出了什么事！

〔說着跟了進去。〕

〔明也隨後跟了進去。〕

〔从屋里送出一陣鍋鏟的鏗動聲，柴塊落地等忙亂的聲音，還雜着她們听不清的招呼聲“糟了，糟了”“快点，快点”……〕

〔靜了一陣。明上。〕

余德明：怎么連煮的一大鍋飯都搞忘了？

黃德芬：（跟在後邊，笑得直不起腰）媽在這裡和林三嫂擺東擺西就把煮飯都忘了！再不想起，會煮成稀飯啦！

余大娘：（擦着汗，也上）煮成稀飯，再不去連稀飯也吃不成啦。妳還說呢！就是妳一會呢子，一會褲子的把我的腦袋都鬧昏了。

黃德芬：（還开玩笑）我怎么知道你鍋里下了米？明明是為了沒給買呢子氣昏了，倒說是我把你鬧昏了！

余德明：（忙問）怎么？你們買了呢子！

黃德芬：是呀，二兄弟，你看這呢子好不好？（又對着笑了笑）媽就因為這呢子，高興得連飯都忘了！

余大娘：（哭笑不得）算了吧，又不是給我買的，我高興什么。我不和你說了，等會鍋里的飯，到真燒糊了。

〔下。〕

余德明：（臉有慍色）大哥不是還沒發工資嗎？你哪來的錢？

黃德芬：（一齊給明看）借的，我向華四娘借的。

余德明：（驚訝）借的！你買這樣多的東西，要借多少錢？

黃德芬：借了八十塊。說好了等你大哥的工資補發下來再還給她……。

余德明：（生氣地）補發下來就還她，你怎么知道大哥補不補發？

黃德芬：（嫌德明咀多）圍山打獵見人有分。大家的工資都改了革，他的工資就不改革嗎？

余德明：工資改革是改變在工資中存在的無理現象。改革

工資，不等于加工資呀！

黃德芬：別人的工資都不合理，他的工資就更不合理，就更應該改革。

余德明：（沒法地）你說他的工資哪一點不合理？

黃德芬：（开玩笑地）你說他哪一點合理？

余德明：（无法）……好，我不跟你說了！

黃德芬：（趁勢）不和我談了，是見了劉淑英恐怕三天三夜也談不完吶！

余德明：說這里，你又扯那里干什么？（不想再談了）

黃德芬：做起一付不高兴的样子，其实心里乐死啦！咦，要笑，要笑，哈哈……

余德明：（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倒真被她逗笑了）

黃德芬：看，提起她就眉开眼笑的。你可別象你大哥那样，沒結婚又想結婚，結了婚又怪拖家拖口的沒錢用。

〔娘上。

余大娘：德芬，还不快來弄飯，老在那儿跟你二兄弟鬧什么！

余德明：好啦，你快弄飯去吧！我說不贏你。我到俱樂部找大哥去。（起身，走至門边又轉身对娘）媽，今天我約了淑英……（見芬在一边笑，又不好意思往下說了）

余大娘：（赶芬）你快去吧！（芬下）

余德明：我約劉淑英今天到家里來，等会她來了，您給招待招待。

余大娘：我知道。你真耽心！

〔明做了个鬼臉，快乐地跑下。

余大娘：（向着門外大声地）你大哥一定又在俱樂部下棋去了！

(嘮叨地)他一有空就和那些車呀馬的扯不清。

(稍停。自語地)你这下找到个老婆也就欢喜得要跳起來，一回家就是她怎么，她怎么，也就忘了問問媽怎么了！（又停了停）也好，省得我操这分心。（她說着話收拾了桌子上的东西，提着鷄往里走，不小心絆着了地上的扫帚）哎哟，扫帚倒了也沒人扶一下。（扶起扫帚，嘴里嘮叨着下）

〔場上靜着。远处傳來公鷄报午的啼叫。屋里傳來菜刀在瓦鉢上的磨擦声，和鷄子喀喀咯的驚懼的叫声。接着桌上的时鐘清晰地打了十二下。〕

〔門外有談話声：甲：“再進去坐一会吧！”乙：“不了，不了，你回家好好休息吧，我也回去了。”甲：“忙什么！坐一会嘛！”兩人上。〕

〔進來的是老林和余德三。兩人都穿的藍制服，个子也不算高，只是老林稍顯得老一些，却紅光滿面，余德三臉上缺少生气，就象几夜沒睡覺的人似的，又瘦又沒血色。〕

余德三：这里坐！

老 林：家里沒有人？你有一个礼拜沒回家了吧？这一陣你人也瘦了，就象害了大病一样！

余德三：（苦笑）是呀，这一陣思想很惱火。（自嘲地）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，怎么不瘦嘛！

老 林：（也笑笑）思想鑽了牛角尖就是惱火。現在想过來了就好了。确实，我們对事情总要看得远点，看得寬点，不要光看見今天，光看見自己。好，你休息休息吧，該吃午飯了，我回去看看。

余德三：就在这里吃吧！

老 林：不，我也几天沒回去，該回去看看了。（下）

〔余德三一面找烟袋一面在桌旁坐下来，吸着烟想心事。〕

余德三：（沉思、自語）…… 唔——算了！安下心來学技術吧！

……（默算）四十七塊、二十八塊，……一个月就該补十九塊……四、五、……九。六个月。六一得六，六九五十四，一百一十四。唔——就該一百多塊錢！……一百多塊……（熄了紙捻火，轉身倒在床上）唉——这一下，还買个屁……。

〔屋里又傳出鷄的叫声和兩婆媳的笑声。〕

余德三：（煩躁地）你們就只知道吃呀，說呀，笑呀，別人心都焦爛了，她倒还高兴哩！

〔芬的声音：“小方，这个死鬼跑哪去了”。〕

黃德芬：（从屋里走出）六、七歲了还只知道吃飯……

余德三：（大声地）你小声点不行嗎？就象鬧山麻雀样，直听見你个人嚷。連休息会也得不到个清靜！

黃德芬：（被吓了一跳）我又不知道你回來了。（冲气）別人忙还忙不贏呢，你还想清靜。要清靜就到庙里当和尚去！那就清靜！

余德三：（上火了）你一天就煮三屯飯还忙不过來！？你想什么，难道我拚骨头硬找錢來買了米还不行！还要我作好飯來喂你！

黃德芬：（也不讓人）你哪來这么大的脾气！

余德三：我生來就是这个样，你才知道？嫌我脾气不好，你就去找一个好的吧！（本来要發作，又压制住）嗯！走开，

別和我說！（又躺下去）

黃德芬：（不服氣地）動輒就是你找了錢，你找了幾個錢？一個月二十多塊，虧了你好意思說出口。是我去做另工都是一元另六一天，還要比你找那點多！

余德三：（正說在痛處，一時又無話對答）你今天存心要和我干！（轉身想抓什麼東西，但什麼也沒有，就順手把枕頭對芬擲去）你給我滾！你就去干你的另工。

黃德芬：（忍耐地）好，我先讓你，我們等會再說！（下）

余德三：（氣惱地倒在床上）心里煩死了，她就偏要和你鬧！
〔靜片刻，余德三煩躁地翻身向里。

〔嫂上。

林三嫂：（進屋見德三睡着就走到跟前小聲地）余德三……

余德三：（猛轉身）叫你給我滾開！

林三嫂：（嚇得一退）哦！

余德三：（見是林）呵！是三嫂，呵，唔，对不起，請坐！

林三嫂：嗨呀！把我吓一大跳！我还以为你睡着了。

余德三：（窘極）沒有沒有，我剛躺下去。三嫂有什麼事嗎？

林三嫂：老林說你這幾天熬了夜，要是在睡就不叫驚動你，讓你好好睡一覺，是沒睡就請你去，所以我輕腳輕手地走到跟前來看你睡着了沒有，那知道你忽然大吼一聲……我心子都還在跳，你又和誰生氣了？

余德三：沒有沒有。老林找我干什么？

林三嫂：前天買了幾條魚，他說請你過去喝酒，走吧！

余德三：不不不，我不去……

林三嫂：看你，還要客氣呢，走吧！